

山海铭

■冯娜

圣人餐石,以刚为柔;圣人乘石,以沉为浮。风将气荡,水以神游;芙蓉一瓣,汛汛如舟。虚无之滓,为尔长留。

——茂名石船铭

风浪涵涌,不需要凡俗之爱
大石岭心生怜惜,便会捧出坚硬的花岗
一位道士,在纹理斑驳的岩崖中寻找自己的影子
——姓潘,名茂名

那被记载于《高州府志》的洪水和洼地
木与火不可抵挡的哀吟
一个人的拯救,陡峭如石
一艘石船获得的爱,雪白如银
石船篙,信念中难以丈量的尺度
他日夜不息地开凿

——超越凡俗之爱的幸存者
成就了山海与城池的名姓:
潘仙坡、鹅凰嶂、棉被顶……

茂名,一个被爱镌刻在石船上的名字
它是托举,是背负
是山风海啸中一个人孑然而立
是生死沉浮之中,灼热的渴念
高州城,茂名地
是圣人爱,以刚为柔
是星移斗转,海枯石烂

二

高州城外,一骑红尘
《长恨歌》的悲戚余音袅袅
剔透的“白玉簪”,仍在味觉流转

谁是被爱情选中的人?
红颜莞尔,堪不破的凡人爱
山高海远,信物是岭南最鲜丽的赠礼
多少旅途,被封印在泛黄的马蹄声里

多少命运,历经人间相似的感情:
狂喜、悲恸、绝望与平息

南方的山海,坐在晨昏交割的喜悦和苦痛中
它的心事黯淡又擦亮
人间万象,男人和女人的爱欲
帝王和庶民的愿望
逾越无数个昼夜,依旧弥漫着新鲜的谜语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三

滨水之城
收拢海岸上旅人的脚印
取出巴彦克拉上游来的种子
北方的严寒已化为一个汉人的姓氏
一个盲人读出你的名字
——茂名
当他的声音穿过海滨的椰林、沙滩、屋宇和回廊
茂名就拥有了岁月所幻化的形象

早春的水雾向海岸聚集
龙山的篝火向洼地降落
过去的人有时还住在礁石当中

有时,夏日沾湿了双手
矿石的耳膜嗡嗡作响
走在这个滨水的“好人之城”
你的心肠要被重新洗濯
你的眼眸,要被善和美静静擦拭

爱,不再是风暴中的祈祷
也不是令人炫目的幻术
砂石路人的路途,额间的皱纹
尘世中,被浪花抚平的脚步
日复一日,单调的弦乐
一颗沙粒中耀眼的光斑
也应有爱情的模样

四

在茂名,我曾梦见暮雪千山
——这不可企及的季节
让我知道爱才是心灵的珍藏

掠过我的罡风也掠过了他人的梦境
爱是这冥冥之中的感应
起身
向那铭刻过圣人与神仙偕游的山海问讯

而山海简洁
它铭刻的只是时间的磨难和光辉

注:《高州府志》中载,东晋年间,高州城一带地势低洼、洪水为患、黎民涂炭。一个名叫潘茂名的道士,造一艘坚固的石船拯救百姓于灾患之中,后人为了纪念潘茂名就把他住过的山叫做“潘山”,将附近一带地方称为茂名,并做“石船铭”流传于世。



海上作业 ■柯丽云摄

梦里依稀慈母泪

■张华文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眼泪。虽然母亲已驾鹤西去很多年了,然而母亲的眼泪还是梦里依稀。

母亲生于风雨如晦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化北边缘一个叫作三脉沙垌的山旮旯。背枕巍峨高大的三脉嶂,村前一条小溪蜿蜒流过,一条羊肠小道与遥远的外界相连。四周葱葱郁郁,太阳迟出早归,典型的多见树木少见人。外祖父家早年家境殷实,男丁均粗通文墨。母亲没有上过学,却经受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她虽然不识字,却懂得“望天数”,会计算简单的数目,知道一些历史掌故和俗谚俚语,女红针线活心灵手巧,磨豆腐、簸箕炊、做艾粿等民间小食能为人师,在村民眼里是个没有读过书的才女。

母亲未出嫁时已经家道中落。嫁到我们家后,饱经生活风风雨雨的洗礼,不知操了多少心,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原本也坚强自信的她,逐渐变得多愁脆弱,乃至容易伤感落泪。

最初让母亲伤感落泪的是流言蜚语的中伤。母亲嫁给父亲后不久,就风闻过村中一些好事者议论,此女人聪明伶俐,绝非池中物,我们村不是她安身立命之地。传到母亲的耳朵,母亲觉得别人不了解自己。直至生有了大姐大哥,母亲携儿带女在村中出入,仍有一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背后风言风语,这个女人迟早都会远走高飞。母亲知道了这些,感到满肚子委屈和难过,常常抑制不住泪水暗流。在伤心流泪的同时,母亲笃定决心用实际行动,痛斥和回击那些小人嘴脸。当母亲儿女成行之后,那些好事者都成了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母亲伤感落泪最多的是生儿育女的艰辛。母亲生有了十一个子女,因生活和医疗条件的贫困,夭折了三个。那时候经济非常拮据,也严重缺乏医药。尤其万籁俱寂的夜间,更是祸不单行,有时遇上两个幼儿生病发烧……母亲不知经历过多少个彻夜不眠,不仅忙得手足无措,也被吓得胆战心惊。

细味到了八岁仍骨瘦如柴,像个非洲难民;么弟到五岁还不会走路。当时有人认为这些孩子养不大,私下劝说母亲放弃。母亲不但毫不动摇,反而更加殚精竭虑把我们养大成人。为了克服请医买药的困难,母亲摸索并学会了许许多多民间医学知识,用土药材和民间偏方为孩子防治疾病,如乡村常见的沙牛虫、地乌龟、蟑螂头包、小鸡屎以及马蹄香、山鸡米、竹壳菜、金钱草……各种动植物药材,还有烧艾火、刮痧、拔火罐等等。

年老的母亲一次次在门口等待,盼望我平安回来。只有我到了门口,她才舒一口气,眼里才有一点精神。有时我周末回来,看到母亲熊猫眼的样子,我忍不住调侃:“昨晚又在忧国忧民睡不着?忧得无法控制泪水流淌。母亲说,我六岁时患上角膜炎,一度双目失明;细味到了八岁仍骨瘦如柴,像个非洲难民;么弟到五岁还不会走路。当时有人认为这些孩子养不大,私下劝说母亲放弃。母亲不但毫不动摇,反而更加殚精竭虑把我们养大成人。为了克服请医买药的困难,母亲摸索并学会了许许多多民间医学知识,用土药材和民间偏方为孩子防治疾病,如乡村常见的沙牛虫、地乌龟、蟑螂头包、小鸡屎以及马蹄香、山鸡米、竹壳菜、金钱草……各种动植物药材,还有烧艾火、刮痧、拔火罐等等。

每到此时,我常常热泪盈眶。

夜

■木小棧

夜,是什么?是黑暗,是邪魅,是迷惘,还是酝酿着黎明的一段时光,一股力量?对于夜的解读,我相信“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曾经,在人生最灰暗的那段时光,我对夜是无解的。大多数时候,我选择一个人静静地坐,傻傻地发呆,看着远处,看着星星点点的光,看着夜在慢慢地扩大,慢慢地延伸,慢慢地将自己吞噬。那时,我偶尔会借着暗夜里的幽光,细细地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想要什么,又可以得到什么。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还可以得到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无数次问自己。可是,走出婚姻的泥潭,我却也无数次清醒地给自己回答:你可以得到你,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你,一个你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你,一个灵魂独立的你……

虽然,孤独是常态,孤独渗透夜里,是更为

具体的、更为巨大的孤独,它裹挟着你,威逼着你,伴着寂寞,伴着空洞,伴着无数的虚无,你想伸出手去抓一抓,抓到的却又是无法预知的变数……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多么茫然,夜,总会结束的,曾经的孤独、寂寞、虚无、迷茫也总会结束的,晨曦会来临的,清风与花香也会来临的!

那个周日的早上,我赶到将近一百公里的家里去,只为了陪陪在那里读高中的孩子,而下午又要赶搭4:30班车,回到工作的地方——因为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第二天一早要有课上。下午,三点半被闹钟叫醒后,匆匆热好饭菜,陪孩子用完膳;吩咐孩子洗碗收拾垃圾,回校上课;然后就匆匆赶到车站乘班车。

坐到车上,靠在窗边,匆忙的情绪顿时安顿下来,只管悠闲地欣赏美景。天空真美!底色是清澈纯净的蓝,上面铺陈着密密麻麻的一朵朵小白云。那密密麻麻的小白云像鱼鳞,又像无数个紧挨着的一个个都完整的指甲,秀

气极了!我被这异样的白云迷住,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不久,小白云终于在我的眼睛里变大了,越来越大,成了一整团一整团的棉花。棉花悠悠地躺在空中,软软的,柔柔的,嫩嫩的,触在手里,像婴儿的肌肤!我心情大好,一路看白云,直到车经过了三分之一,直到令人惊喜的白云完全消失,才将视线转向远山那边的红日!而这,也是一道别致的风景。看!硕大的红日落山头,放射出万道橘红色的光,暖暖的,柔柔的,似把远山和田野都披上薄薄的红纱——这哪里是实景?这分明是一幅缀着旧时光的魅力油画呀!我呆呆地看着,看着,直到最后一缕橘红色的光完全褪去,直到夜慢慢降临!

夜来了,灯光也越来越亮,又过了一个镇,再一程,车程就结束了。在车站下了车,和三两个相遇于车上的女同事一起说说笑笑回学校,踏着夜,揣着一颗安稳踏实的心!
此时,夜,在我的眼里,早已成了那点点娇俏可爱的星光,它告诉我:夜,并不可怕,你只管往前走,朝前走;不要执着于过往,不要回头看;只管投入到生活中去,工作中去——不久,你就能走到夜的尽头,看到黎明的新亮!

第四十章

-1-

◎小说连载

也红

■阿明

上章说到宴会后,寒雪与龙涛明在市府招待所的房间里互诉了一番阔别七载的往日情。为骗得龙涛明信任和同情,寒雪把美国CIA替他编造的那段凄惨留美经历搬了出来。

当寒雪假借醉意,扑向龙涛明,意欲强行男女之事,早已把寒雪视作普通旧同学,现在心里装满了韩小倩的龙涛明不为所动。对一般男性来说,寒雪青春靓丽身材喷火,是很难抵挡的,但龙涛明原则性强,坚定自己的情爱只能给韩小倩一人。

用力掰开寒雪环绕在他脖颈上的双臂,龙涛明半推半抱地把她弄回床沿坐下,自己再坐回到木沙发上,声音低沉但很有力度:“你到美国这七年,我真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我深表同情。只是四年前,我便决定不再找你,也为我们的恋爱关系画上句号,以前的事情就翻篇了,十分对不起!”听到他这么说,寒雪又抽泣起来。

龙涛明走来将开水递到寒雪手上,待坐回去才继续说:“寒雪呀,在电话里我就告诉你,我已另有了心上人,我们之间情意融融不可分,恳请你谅解!”话说到这里,龙涛明也端杯喝了一口水,站起身边往门口走去边说:“哎,时间不早啦!你今天一路颠簸,也够辛苦的好,好好休息吧,我回去了。”

听龙涛明说了这么多,寒雪已清楚他的态度,明白很难通过色诱这条便路使他就范了,要如何搞到树脂总厂的技术数据得从长计议另作他法。眼前也不好再过多纠缠,否则惹得龙涛明不快或生疑,反倒得不偿失。

终于看清状况,寒雪用纸巾擦干眼泪,换上一个温和透着恳切的容光:“龙哥,即使你爱的不是我,可我的心还是你的!请你别急着拒我于千里,让我重回你身边,不管什么名分——”自顾自地表白完情,不待龙涛明作出回应,她急转头:“哦,我从美国给你带回了怎样定制的礼物。”说着便起身打开衣柜,取出精心准备的“定制礼物”,一整袋递到龙涛明手上。

打开袋子,龙涛明看了看:“哎哟,这么贵重,我可受得起呀!”寒雪撒娇地推了龙涛明一把:“我本人都愿意送给你了,这些礼物算什么!”

告别寒雪,龙涛明提着礼品袋走到招待所大堂,发现马丽还坐在沙发上等他。龙涛明马上想起在宴会上喝的那七杯大酒,如果不是马丽仗义相助,自己喝醉都有可能,便感激地对马丽说:“马科长你今天

救了我呀,我要衷心感谢你!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来?”

马丽很快站了起来:“龙厂长,我在等您。”接着递给龙涛明一份关于寒雪近三天的行程表,解释说:“这个行程,是松田代子和市府秘书长拟定的,大部分都与您和您有关,请您做好安排。”

看了看行程表上的安排,寒雪明天就要到厂里参观。龙涛明不禁皱起眉头,心中犯难,原因是按省军分区要求,厂里的生产装置要实行闭环生产,早已不对外开放厂区参观了。但如同马丽说这些没用,龙涛明就先应了下来:“好的,我知道了。”

在龙涛明离开招待所,往厂里赶的时候,本已进入梦乡的厂办公室主任岳太太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岳太太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嘴里磨磨叨叨:“不会是厂里又出了什么事吧?”“出到客厅,抓起电话听筒直接问:“喂,哪里打?”“您是岳先生吗?我是您儿子岳龙的朋友。”电话那头传来一把陌生的声音。

“儿子的朋友?难道儿子出了什么意外?”岳太太神志骤然清醒,很是焦急地回问:“岳龙没什么事吧?”对方冷漠回答:“岳龙确实有事,现在监狱里。”话说得莫名其妙,使岳太太如坠云里雾里,但他迅速捕捉到了最关键的信息——儿子不仅出了事,还被关到了监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方很快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您儿子强迫女同学发生关系,那位女同学报了警,目前他被警方关押看守所。”听完这位陌生人述说儿子被抓进监狱的原因,岳太太在寒冬时节里惊出了一身冷汗。

末等岳太太回过神,电话里突然传来岳龙那熟悉的声音:“爸爸,救救我啊!他们的要求,您都答应吧!求您了!”儿子的求救哭喊,令岳太太两行热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作为江南市山阳县公塘镇岳家村人,岳云太同所有村里人一样崇尚多子多福的祖训,认为谁家的族谱人多、祠堂庙大,谁就荣耀。结婚后,岳云太也雄心勃勃,想同别人家那般多生几个孩子,怎知爱人生育了岳龙后患上了子宫癌,在做手术时发生医疗事故,医生操作不当连她的子宫都切

除了,导致岳云太至今只有岳龙这根独苗。为此,爱子心切的岳云太几乎满足儿子从小到大所有要求。

虽然岳龙生活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学习上却有天资,每次统考都稳定在全校前三位,高中毕业时以山阳县高考状元的好成绩获得了全国前十的大学,大学毕业还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去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这本是最让岳云太引以为豪之事,想着儿子学成回国光宗耀祖,却怎知陡生变故,儿子竟在美国进了监狱。

但岳云太绝不相信自己儿子真会犯下强奸女同学这样的糊涂事。想起对方那句“最后有事没事,取决于您”,他悟出了整件事情的不对付,赶紧深呼吸一口冷空气,强自镇定下来试探道:“说吧,你们附的条件是什么?”

果然,电话那头又换回了那位陌生人:“看来岳先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通。需要我再具体说说您儿子这事吗?”

“呵,那还重要么?不都是你们陷害出来的?”岳云太既无奈又反感,讽刺了句。陌生人不高兴了,语气又变得严肃:“岳先生这么说就不对了,首先是您儿子犯了强奸罪,我是来帮助您儿子免遭牢狱之灾的!”

已确认对方另有所图,正等自己落套的岳云太可不理睬他的胡扯,正色道:“不管您提什么要求,我的先决条件是确保岳龙平安无事。”说到这里,那人终于爽快“亮牌”:“放心,绝对保证您儿子平安无事!对您的要求也非常简单,近日会有人联系您,您只要给她提供树脂总厂的信息情况,并给予她行事的方便即可。”

听到这个要求,岳云太一时陷入沉默。长期在政工部门工作,本就政治敏感度很强的他现已确认,对方是名情报人员,想要自己做美国的间谍,出卖总厂军工生产材料方面的情报。

原来,为窃取树脂总厂供给国防部军工用的高音速太空新材料技术,美国CIA不仅安排了龙涛明的大学 entry,已成为间谍的寒雪回国接近龙涛明,同时还通过情报网找到了与树脂总厂密切相关的另一个人,即办公室主任岳云太的儿子,刚到佛罗里达州大学就读半年的岳龙。

美国CIA给这位无辜的年轻人设了个局,安排一个美国白人女同学以过生日为借

口,盛情邀请岳龙到她家参加派对庆祝。派对上,不知情况的岳龙喝下了女同学端来的催情酒,并在曲终人散后与这位女同学发生了关系。当天夜里,这位女同学装作“受害者”报了警,于是岳龙被抓进监狱。如此一来,美国CIA便可要挟岳云太听命指使,协助接近龙涛明身边的寒雪展开间谍行动。

方才,岳云太听到儿子哭喊的求救声,其实是美国CIA提前就用录音机录好的了。

过了一会,陌生人又说话了:“岳先生,您不想合作也行,那我挂机啦。”岳云太连忙应答:“急什么,万事好商量。先说清楚,你们要我‘合作’多长时间?”他智商可不低,谁会想长期受到控制。

只要岳云太肯合作,以后势态发展下去,可就由不得岳云太了。眼看到达成,陌生人胡诌两句哄骗岳云太:“我们只‘合作’这个项目,快则半年,慢则一年。”

起床接电话时,岳云太以为不过一通普通的筒短来电,时间不会很长,只穿了里层的睡衣,没披外套。接近零度气温下,站在没有暖气的客厅,寒气缕缕入侵体内,岳云太不禁打了个粗重的寒颤。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决定要保儿子,他咬了咬牙,恨恨地同意:“好,我与你们‘合作’,你先把儿子从监狱放出来,并保证他人身安全!”

对方痛快答应:“那一定!那一定!”临挂电话,他还补了句:“岳先生,祝我们‘合作’愉快!”气得岳云太浑身颤栗,没有接话即把话筒重重地摔回机座上……

翌日上午,马丽早来到办公室,办好了接送寒雪与松田代子前往树脂总厂参观的请车手续。看时间还早,估计寒雪她们没这么早起床,她先给闺蜜韩小倩打了个电话:“小倩,我今天陪贵宾到你们厂参观,欢迎不?”

这段时间,韩小倩都在忙着总厂新生活小区的征地报建工作,没功夫跟马丽闲聊,便搪塞说:“厂领导欢迎你,轮不到我。”

马丽话锋一转:“小倩,我们不说工作了,说说你的白马王子。”听到马丽要说龙涛明,韩小倩第一反应警觉道:“马丽,你不会抢我的龙涛明吧?”马丽嘻嘻一笑:“我想,但不敢。如果你告诉我,有人又想抢你的龙涛明,你会不会请我吃饭呀?”知道韩小倩非常在乎龙涛明,她故意卖了个关子。

韩小倩马上提高了音调:“别闹了!说吧!”听出韩小倩是真紧张龙涛明,马丽不敢再开玩笑,如实地认真说起了自己在招待所的所见所闻:“昨天我从省城接回了一个美若天仙的美籍华人,她自称是龙涛明的初恋情人,当着我们众人的面,对龙涛明又搂又抱的。市长欢迎晚宴后,她还拉扯着龙涛明进了房间,我在大堂足足等了四个小时,龙涛明才从我房间出来。这两个孤男寡女,又是初恋情人,我怕——”

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啪”地一声,接着已是“嘟嘟嘟”的提示音。虽被韩小倩挂了电话,马丽却觉得心里舒服了很多,因为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自己最好的闺蜜。

再次看看表,估摸二位贵宾这个钟数该是起床准备了,马丽坐上市委接待的那辆车,前去市府招待所接人。时间掐得刚好,一进入大堂,便见寒雪风姿绰约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快步上前,马丽热情地问:“寒小姐,早上好。昨晚休息得好吗?”寒雪礼貌答:“谢谢关心,挺好的,马科长,今天又要辛苦你了!”“哪里,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代子小姐呢?”马丽没看到松田代子,便关切地问:

“寒小姐没到松田代子,便关切地问:“寒小姐,早上好。昨晚休息得好吗?”寒雪礼貌答:“谢谢关心,挺好的,马科长,今天又要辛苦你了!”“哪里,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代子小姐呢?”马丽没看到松田代子,便关切地问:

“好的。寒小姐,那我们现在出发?”马丽点点头后询问。寒雪是迫不及待想去树脂总厂的,把浓妆艳抹的脸庞往门口一扬,她给马丽回了一声“走”便率先走了出去。

再说松田代子,自从昨天踏上故乡的土地,心情就久久难以平静。一整夜,脑海里闪现的都是父母双亲的音容笑貌,“时隔四十二载,不知父母双亲是否还健在?如果健在,如今人在哪里,身体状况怎么样?”这些问号扰得她难以安眠。

以前因时局动荡来到了美国,又因风云际会变成了日本人身份,并加入了美国CIA,即使心底始终思念家乡和父母未曾间断,但奈何这么多年来一直身不由己。现在好不容易回到了故土,家乡近在咫尺,她决定干脆就回乡去寻找亲生父母。

于是松田代子编了一个理由,同寒雪说自己留在招待所休息。待寒雪随马丽一走,她稍作化妆,戴上眼镜,乔装换上省城信访厅干部的身份,以接到台湾省江姐女士的电话委托,帮助其寻找父母双亲为由头,独自离开招待所,乘坐出租车前往离别数十年的家乡——坡头镇。